



李漢源

2014 年 TVB 以超過 2,000 萬美元購得 2016 年里約奧運版權，籌備工作也於投得當刻正式展開。同時，2014 年亦是世界盃年，TVB 也購得轉播巴西世界盃，當時我們的一班同事在當地工作，去前已早聞巴西的治安問題，雖然有打醒十二分精神，但結果還真遇到一班猖狂的小偷，不小心損失了合共十多萬港幣的財物，有些同事甚至連護照也被偷去了，但幸好中國領事館很快就補發臨時護照，才令我們大隊依時出境返回香港。

世界盃決賽後，TVB 工作人員大隊回港，我獨自一人留下來出席里約奧運國際廣播會議。世界盃期間，里約的保安極為森嚴，差不多每個街口也有軍車駐守，很是安全；但當世界盃一完結後，可能軍隊及警察都要放假，市面上感覺就比較混亂，街上多了一些流氓及露宿者。

有一次大約下午 5 點到酒店附近一間餐廳吃晚飯，飯後由餐廳步行回酒店，可能天色開始黑，沿途有幾個露宿者走到身旁來討錢，我只好急步走出馬路沿馬路邊返回酒店。雖說露宿者們向你討錢，即使拒絕可能也沒有危險，但在感覺上就是比較不安；接下來的幾天，我都是選擇留在酒店內用餐，較為舒服安全。這幾天的國際會議是世界各地電視台提出自己的要求，主要是能聽聽大會今屆製作的新方向，而大會也安排我們參觀市內各比賽場館及傳媒村等，也像市內一天遊，讓我們熟悉這個城市；會議進行中，席間也有很多傳媒問到有關治安及人身安全的情況，大會當然表示沒



連盈慧

廣東話「平嘢冇好」已是共識，同一物品，為什麼價錢有平（便宜）有貴？必然直覺到平的一種，用料比不上貴的那一種好，吃的東西如是，用的東西亦如是，這種觀念在舊時代當然正確，因為製品商人都是一貫守規，知道如何為平貴的產品用料分等級。可是自從進入連食物都講求「顏值」的「美食年代」，飲食方面，首先以悅目為主，簡單到傳統番茄蛋花湯之類，受歡迎程度便不如反式脂肪高達 77% 貴價的「酥皮忌廉湯」，後者算好不好呢？其他靚到大量牛油蛋黃蟹膏作配料之「貴價」美食，看天空減減減，年年不見減肥成功的愛美人士，就算不計較為美食豪邁過多少金錢，滿肚肥油漲到腰圍四十吋已見答案。

貴未必好的家庭用品，前些時就有近千元的易潔鍋比不上百多元的平價貨，最近消委會又為十五款售價二千一百八十到二萬二千八百元碗碟清洗機作出測試，從烘乾/速度/寧靜及使用時方便程度比較，價錢最平那一款反而評分最高，這類產品，不必多問，必然貴在外觀精美，放在豪宅家庭中，足以跟豪宅主婦爭妍鬥艷，也只宜貴婦如欣賞古玩般輕輕使用，甚至也可能不過長期安置雲石廚房內與



呂書練

由於《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爭議而致一個月內出現多場大型遊行和示威，政府也尊重民意地「暫緩」了相關工作，本來紛擾可告一段落。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時值年底選舉，一時得勢的反對派乘勝追擊，一副「得理不饒人」之態，以致「七一」回歸日，再出現不合情理的暴力衝擊，立法會「滿目瘡痍」，港人損失慘重，見者心痛。

面對如此恐怖景象，此時此刻，本應是譴責暴力，卻有「社會賢達」和前高官借機「抽水」，說「官逼民反」，甚至說政府才是「罪魁禍首」，說什麼「年輕人看不到希望」云云而美化暴力行為，間接助長施暴者的囂張氣焰。

無論訴求如何合理，蒙面施暴，以破壞公物來洩憤，本身就不夠「光明正大」，絕不會引起大多數市民的同情，不過，「要認下點解年輕人覺得除咗暴力，係無其他選擇呢？」這話看似「語重心長」，實為挑撥離間，縱容暴力。

我一直不明白，香港有些媒體人凡有什麼事，喜歡跑去訪問一些前高官，個別前高官還沾沾自喜地發表「高見」，指手畫腳，而這些人早就退位多年，思想僵化，見識早跟不上形勢，除了「過去的好風光」外並

走過奧運的日子——里約熱內盧（二）

有問題，還請大家放心。

待各方面都準備好，其中包括：住宿傳媒村、各場地攝影機擺放位置、租車及翻譯等，唯獨我沒有準備是所有工作人員去巴西都要打防疫針的，皆因南美洲大部分國家都为黃熱病疫區，出入境時要出示「黃熱病疫苗接種預防國際證書」，每一個前往的同事都需往政府醫院接種，每位收費約 1,100 元港幣，這又增加了製作成本。到 2015 年年尾，巴西又發生疫症「寨卡病毒」，寨卡病毒是經由伊蚊傳播，而孕婦一旦染上，病毒會導致胎兒出生後出現小頭畸形症狀。此消息傳出後，逾百專家促巴西奧運延期或易地舉行，身在香港的我們，也將此情況告知所有要去巴西的工作人員，讓他們可選擇去或不去。到最後巴西里約奧運都如期舉行，不過確實有少部分同事選擇不去，因為她們還要生 BB 呢！

大軍出發，開幕在即，一個充滿環保意識的開幕禮呈現眼前，還有其它巴西特色的所見所聞，待下次再談吧！



■巴西里約最著名景點耶穌山。 作者提供

同物不同價

高級瓷具作配套。

正如易潔鍋之類廚具，價值大概在貴而不在實用，成本全貴在專家設計廣告和代言人的巨額開支，用家最大的滿足是家中擁有如此美麗的裝飾品，即如上世紀某富人家中的足金座廁，輝煌奪目，效用最必勝過當時價值千分之一的普通產品；又好比二十元的電子手錶，準確不弱於價值連城的鑽石金錶，一百幾十萬的波場時裝，同樣難以實用論平貴。

社會富裕，廠商為了滿足有錢人家炫富心理，同時也為了多賺錢，一定還會費盡心思聘請專人繼續設計這類但求美觀外形不如實用的不同產品。有錢多用貴物無妨，有錢狂享美食，吸取大量有害心血管的反式脂肪，何苦！



■金飯碗也不過盛白飯。 作者提供

年輕人特權

沒有任何建設性內容，說來說去，無非是現任官員如何不濟、沒給年輕人希望或機會之類的陳腔濫調。

我對這抽年輕人油水的說法很反感，既矯揉造作，又不符合現實。事實是，在新經濟和社交媒體時代，創業成本低，年輕人不但沒有「看不到希望」，更大把機會。且不說社交媒體相關職位都給了年輕人，在其他行業的培訓和招聘中，也是「年輕人優先」。從馬雲的獎勵計劃，到政府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等，都以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為目標，這怎麼說「沒機會或沒希望」？簡直是年齡歧視呢。

我就不時聽商界朋友說，公司招聘廣告特別指「優先考慮年輕人」，結果來應工的都是中年人。

嘆現在的年輕人在富裕、開放的社會中長大，很懂享受和爭取權益，對工作挑三選四，自恃「青春是本錢」，不屑於做一些「基層工作」或由低做起，總想一步升天。

稍不如意，就見諸暴力？還要「諒解」，這何體統？難怪有年輕人在網上大肆鞭撻父母，指不陪他遊行。

社會是由不同的年齡層組成，社會的進步也由一代代人胼手胝足發展而成，他們在辛勤的付出中累積經驗和財富，為什麼現代一代年輕人要獲優先待遇和享受特權？



方芳

正義藝人有勇氣

不法分子向警員擲磚擲通渠水，甚至投擲毒性粉末，大肆破壞立法會，暴力違法鐵證如山，竟然還有人說他們是「被誘破壞立法會」？這種指鹿為馬、說黑成白的歪論，出自不負責任的議員口中，他們指責警方不阻止，難道他真心想看「血流成河」的場景？

香港警隊在連串暴力衝擊下，忍辱負重，以大眾安全優先考慮，在執法過程中，沒有造成人命傷亡，對於有正義感的或者稍有法治常識的市民，都認同他們是亞洲最優秀的警隊。

守法市民壓抑太久，自發參加撈警集會，當天烏雲密布，下着大雨，市民冒雨撈警，雨水、汗水混成一片，衣服濕透，情緒是相當高漲的，雨中見真心，市民為警察加油，希望還我法治香港，這是一片充滿期待的人海，香港還是有希望的。

人海中我們看見了衣衫濕透的梁家輝、陳欣健，舞台上冇譚詠麟、鍾鎮濤，他們站出來撈警，是明知會有危險，但他們還是選擇站出來了。他們說，不是講政治，是來講正義站出來，是要做給兒女看，什麼才是正義。

順流容易逆流難，在這樣網絡欺凌、對執法者白色恐怖氛圍下，知名藝人肯站出來，向不法分子說不，需要付出比平民百姓多幾倍的勇氣。好像歌手劉美君只不過表示一下撈警，就遭到個別所謂歌迷網絡叫罵。其實，這些有資歷的前輩藝人，他們年輕時候努力打拚，他們對社會有貢獻，今天還對社會有承擔，值得尊敬。

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太平時代看不到人心，亂局中就看到逆流而上的勇氣。守法市民除了向警員致敬，也要向勇敢藝人致敬。

天地有正氣，暴力不得民心，和平表達意見的人，並不認同這些暴力行為，回歸理性，是香港市民的願望。



百家廊

采拉

校間的祖父眯着眼睛，手上捧一本宣紙印刷，憑借我模糊的印象，不知道是《隋唐演義》或是《三國演義》，有時候趁祖父不在，書擱在桌子上，我偷偷翻閱，書頁裡全是小小的文字，沒有標點符號，但有插圖，那時的我太小，還不識字，後來回憶，按插圖來看，都是俠客劍客的武俠小說書。祖父看書的時候，似乎從不翻頁，捲着書看，喝一口茶，又看看，又喝一口茶，一頁書看很久，一杯茶，也要喝很久，還有唱機裡的唱片，不停地旋轉，不停地重複，啾啾唔唔拉得很長很長的，祖父有時候會閉上眼睛，跟着吟唱的人啾啾唔唔，表情萬分陶醉。我聽起來像音樂，後來才知道有文字，唱的字我完全聽不懂，一直到 1993 年，首次到廈門大學學習的時候，他們告訴我，那讓我聽起來非常熟悉的音樂，叫南音。

南音，一聽就曉得是「南方音樂」的簡稱。後來我查一下資料，才發現南方的音樂竟「起源於前秦，興於唐，形成在宋，是全國最古樸的樂種之一。」「南音以標準泉州方言古語演唱，讀音保留了中原古漢語音韻。演唱時講究咬字吐詞，歸韻收音。南曲曲調優美，節奏徐緩，古樸幽雅，委婉深情。」這形容詞用得非常到位，正是我小時候，聽到祖父唱片裡南音的感覺。聲音和旋律如怨如慕如絲如縷，纏綿深沉，非常適合打發思親懷鄉的情懷。

也許離開祖父聽南音的時代太久了，當我閱讀資料的時候，沒有特別哀傷或悲愴，不過就只是一種恍然大悟感覺。時光飛逝，轉眼來到 17 年後 2010 年 9 月，我受邀出席廈門大學召開的第 8 屆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聽到兩個學者個別給我的散文和小說好評，會後泉州師院的古老師邀請我到師院給學生講一堂課。同時赴會的印尼棉蘭好友孫和林，聽說我單身到泉州，他們叫了車跟着我走，又自費陪我住進同一家酒店，並且和數百名學生一起成為聽眾之一。



伍卓呆

我寫過很多關於家鄉的詩和文章，卻極少觸及我出生的家鄉：果城南充。於我而言，那是另一種的「近鄉情怯」，因為情深，竟不敢輕易落筆，害怕自己不得當的文字會褻瀆了它。

因為父親的工作關係，我出生不久後即跟隨父親離開家鄉到處搬遷，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所以我後來常自嘲，說自己是四海為家的游牧民族。年幼時偶爾隨父親回鄉探親，來去皆匆匆，除了一吃之下便念念不忘的鍋盔夾涼粉，對家鄉的記憶一直是模糊的。後來學會識字，開始讀書，讀了《三國誌》，知道作者陳壽和我同是南充人，便感覺與有榮焉，早生成了要寫書的心。

六月的雨比端午時節的龍舟雨更甚，抵死纏綿，從深圳一直到了南充。此次返鄉，飛機抵達南充機場時已是午夜，白天下得豪邁的瓢潑大雨也轉為溫柔的濛濛細雨。傳說中極為驚濤的南充夜景此刻顯現了它另一面的美，雨絲朦朧，燈光亦是朦朧的，安靜的，星星點點，



廖書蘭

松花江上的隨想

我們暫時放下香港社會的紛紛擾擾，從國境之南的香港飛到國境之北的哈爾濱；此行是「香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訪問黑龍江」。

雖說是暫且放下，但能放得了嗎？讀書人素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正是一種「身無半畝田，想管天下事」的書生情懷。沿途我們一邊參觀北國風情——哈爾濱，一邊以手機頻密觀察香港最新動態，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下一步香港怎麼辦？！正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雖然我們已在哈爾濱，但我們或行或坐心中牽掛的最是香港時局。

「哈爾濱」乃女真語「天鵝」之意。曾是兩個國家的殖民地，一是俄國，一是日本；當地人說，俄國人來建設哈爾濱，日本人來破壞哈爾濱。自 1901 年哈爾濱中東鐵路（東清鐵路）建成以後，大量的俄羅斯人遷徙來此落戶安居，也把工業科技、飲食等歐洲文化帶來此地，所以，到哈爾濱來，別忘了試試雪花啤酒、紅腸、大麵包、紅菜湯。哈爾濱是全國第一個使用小轎車的城市。

哈爾濱工業大學是國家的航天科技重點大學，2017 年入選「雙一流」建設 A 類高校名單。第一任校長即是

俄羅斯人，1920 年建校至明年即滿 100 周年，培養國家人才不計其數。例如，台灣前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孫運璿即在「哈公大」7 年，他到台灣後曾經是「台積電」董事長，十二大建設中，他對台灣貢獻卓越，我特別感受到兩岸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開，說不清的情。可以說，哈公大栽培了孫運璿，孫運璿建設了台灣。

來到松花江，終於見到這讓我想了好半生的北國大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兒有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還有那茂密的森林，那兒有年老的父母，九一八！九一八！……」這首抗戰歌曲，曾經讓多少軍人流下男兒淚！為了擔心影響士氣，甚至曾經成為禁歌。來到這白山黑土的松花江畔，雖不是在冬季，但我彷彿見到一片滄茫無際的皚皚白雪，小說家無名氏筆下的那個深夜，俄羅斯少女愛上剛從咖啡館走出來的中國男子。無名氏所著《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不啻是



■香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訪問黑龍江工業大學。 作者提供

冰天雪地裡的一團燃燒的火炬，燃燒着少年的心。

小說歌曲戲劇對一個人的影響多麼的深遠，尤其是在青年時期。盼望我們的文學音樂電影多一些打動人心弦的作品，讓年輕人愛自己的國家民族，遵守社會秩序，尊重民主法治。

夢回泉州

當晚留宿泉州，一位姓張的同學，盛意拳拳要我們到他家喝茶，並贈送我們有史以來喝到最好喝名叫「金駿眉」的茶。品茶過後，張同學帶我們夜遊府文廟。始建於唐朝開元年間，北宋時期移建到現在位置的府文廟，建築融合了宋、元、明、清各代的形式，既是東南地區規模最大，也是形式最豐富多元的文廟建築群。

就在影影綽綽的人頭湧湧中，我們摩肩接踵走進「夫子泉茶館」。茶館外精雕細琢的橫樑上高懸紅色燈籠，裡邊燈光昏黃，中間有個戲台，所有演唱和樂器表演者皆來自民間自發的南音樂團。我們問起入門票的費用，原來「夜夜笙歌」的茶館不收門票，不過，如果像我們一樣選擇雅座的客人，點茶要收費。喝茶價錢不高，同時還奉送茶點。觀眾不少，以老年人為主，跟着拍子搖頭晃腦的老人都坐在免費的塑料椅子上，遊客大多盡可能坐前排雅座。這時又聽說：「晉唐、兩宋時期，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將中原音樂文化帶到南方，並與閩南地區本土音樂融合，自成一派。待宋元時期，南音跟着海上絲綢之路，流傳到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地。」衣着打扮優雅秀氣的音樂家們，在戲台上彈奏演唱，隔着薄薄幕布後邊打着「泉州南音」四個大字。我們聽不出來他們到底在嗯哪哼呀什麼，幸好舞台兩旁打出中文字幕，海外觀眾才能夠跟着台上悠揚婉轉的演唱夢迴唐朝。

縱然聽不懂，但那如歌如泣的南音從此在我的夢裡回響。2016 年又受邀到以「逐夢海絲」為主題的第 14 屆亞洲藝術節暨第 2 屆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很高興又回到祖父的家鄉泉州。論文發表過後，我們在泉州城裡閒走，從關帝廟旁邊的小巷子穿過一條古老的小拱橋過去，闖入一條全是紅磚的建築，有單層洋樓，還有雙層騎樓式房屋，看起來非常民國風味的街道，這時稀稀落落的絲絲細雨，在老街若有似無地飄灑，真是適合這街道的陰涼天氣。我們一下打傘，一下關傘，最後決定找一家茶店坐下等雨過去。

人和人相遇是緣分，我們和「古厝茶坊」的相遇，也是。單層的宅院，外邊看不出來內裡有三進呢！是典型閩南傳統建

築風格，門口懸掛兩個大紅色的燈籠，寫着「茶」字。分明是知道我們想要喝茶呀。門外小庭院種植的花樹，以綠葉為主，綠意盎然對愛花樹的人是一種誘惑，那植於大水缸裡的蓮花，亭亭玉立浮在水上，加上旁邊邊青綠綠的竹葉，把本來古色古香的門面，更添加詩情畫意韻味。進門顧不得坐下，腳步被燕尾脊、黑筒瓦、紅方磚、鏤空櫺以及一進又一落的廳堂廂房吸引，再看那精雕細琢的老門窗，經過百年的字畫牆，比較新的題字是作家王蒙的「清其神」。

未經同意，不好意思再往裡走。返轉出來，天井處擺幾把簡樸的矮矮竹椅，這時有幾個年輕人圍坐着，見我們左顧右盼，開口邀請我們「過來喝茶呀！」閩南是茶鄉，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遇到什麼人，認識或陌生，都有人請你喝茶。這叫我想起來家裡永遠有一包「鐵羅漢」，是神茶，感冒的時候，才允許打開一個小包，熱水沖泡，浸着半小時後，喝下，悶在被子裡睡一兩個小時，起來病就好了。這是祖父最珍貴的茶，至於平時喝的，都是普通沒有名字大家就叫的「唐人茶」。

在古厝茶坊，我們喝福建的茶，是親切的茶，坐在一起都是泉州人，親切的是突然飄來的南音樂聲。原來茶坊附近都是老屋，住在老屋裡的人，最愛的音樂不是周杰倫、王菲，他們隨時隨地都在聽南音。悠閒地品茶和聽南音，是泉州人生活的重要部分。難怪自泉州到南洋的祖父平日愛喝茶，愛聽南音，他人到了南洋，心卻留在泉州。父親說過當時叫祖父在南洋買地購屋，祖父卻說不，賺到的錢是要帶回鄉下的。祖父到南洋，為的是賺錢，他一心一意，還是想返泉州的家鄉。祖父的心願最終沒能完成。而我要到這時才明白，祖父每天看中文書，聽泉州南音，喝福建茶，其實，他看的是鄉愁，聽的是鄉愁，喝的也是鄉愁呀！

我們在古厝茶坊，當了半天的泉州人。雨停了，要離開之前，我們要付費，不認識的泉州人卻說不不不，能夠有機會請你們喝茶，是我們的福分。原來，「最愛請人喝茶的是泉州人」並不是傳說，也不是謠言。

來到泉州，不花錢便有茶喝，我們不是在做夢呢！

故鄉沉甸甸——返鄉雜記之一

夢幻般地籠罩着夜色中的果城。

第二天冒雨去西山公園拜謁陳壽舊居。進陳壽舊居需要碰運氣，大抵是由於下雨，果然未開放。便順道去了鄰近的萬卷樓。雨中的萬卷樓較之晴天，別有一番靜謐的味道。通往萬卷樓的青石階印記着無數遊人足跡，經過雨水的浸潤，泛起了一層淺淺的翠色。台階上的水蛭蜿蜒而下，台階下的人拾級而上，而陳壽的青銅塑像依舊在萬卷樓中手持竹簡，淡然的目光穿越庭院，靜靜地審視着被雨淋得狼狽的幾個不速之客。

又冒雨回了父親家。父親退休後住到離市區僅十幾公里的鄉下老家，因為喜歡鄉下寧靜的環境，幾近純粹的自給自足的陶淵明式的生活，便再也肯離開，連日常進城的時間亦是一減再減。日久，活成了一個返璞歸真的「老農民」。如今鄉下的路好走，皆是能從城裡一直通到家門口的水泥路，開上車，油門一踩，半個小時就能到家。從前回「老農民」的家則不然，十幾公里的路盡是崎嶇的山路，山路走

完，又是狹窄的田坎路。

父親退休前後我回家鄉唸了兩年書。從家裡到學校，幾乎都是田坎路。天晴才好，路面雖不平，穿再厚的鞋底也會咯腳，但好歹能走。只要一下雨，田坎路便是一片泥濘，夏天穿着涼鞋出門，路滑走不穩，沒走幾步便一腳踩進水田裡，咬牙切齒地用勁將腳從稀泥巴裡拔出來，涼鞋卻深陷其中，於是趕緊扶着田坎跳下去，狼狽地伸手在稀泥巴裡一陣亂摸，使勁地摸出涼鞋，洗乾淨，不敢再穿，便光着腳，拎着鞋，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學校艱難跋涉，一面還擔心着踩在泥濘中的光腳被蟲子咬。那陣子，上學遲到是常事。

少時讀魯迅先生的《故鄉》，對課本上的解讀一知半解，只隱約感受到他內心裝滿的沉甸甸的痛。待到自己年紀大了，才明白了，即便有痛，他的痛中亦不乏希望。

我的家鄉在我的心裡亦是沉甸甸的。當然，這「沉」與魯迅先生的也是兩樣，如其名，是沉甸甸的「果」，是收穫，是美麗的新希望。